

■近年来，经济大潮席卷中国，文学界也被卷入这股大潮中。于是在中国文学界出现了种种关于文学与经济问题的议论：肯定、否定、欢迎、反感、羡慕、愤怒、悲哀…。

其实，这个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，只是中国来得太突然了，结果引起了一些人的动摇。

■迅速地顺应这股潮流而登上文艺星座位置的，是王朔。王朔和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，但不少评论家对此则持批判的态度。王朔的作品，该怎样解读呢？西野由希子的〈《空中小姐》笔记〉就此提出了一种看法。

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文化也被商品化了。最近在中国，文学作品的出版越来越困难，但是1993年出现了两部畅销的长篇小说：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。特别是《废都》，尚未出版就传出了种种风声，出版后又因其性描写和性描写的删节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。关于这篇小说及其评价，黄修己的〈放荡的严肃，嬉笑的悲哀〉进行了冷静的分析。

■与这种吵闹的现实无关，坚持“素朴”的诗人冯至去年（1993）逝世了。佐藤普美子的〈关于冯至的“素朴”〉以内省性和官能性这两个观点来解释冯至的“素朴”。她用知性和感性来面对冯至，真挚地表现了他的“永远”。

■本研究会93年主要研究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作家和作品。福地桂子在9月例会上做了关于程乃珊〈蓝屋〉的报告。在这个基础上这次她在〈读程乃珊的《蓝屋》〉里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意见，并编制了详细的作品目录。土屋肇枝在7月例会上提出了关于方方的报告，这次又从北京寄来了该作家的作品目录。她在附寄的信里说：“去年年底得到了方方亲自做的作品详目。但是有的部分（特别是87年以前发表的小说）与我调查的不同，所以现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核实。因为已经得到确认的都说明我的调查结果正确，所以还没得到确认的部分也先根据我的调查记录来编目。本来应该是全部确认完后才提出，但是时间有限，只好如此了。94.1.15”。这点还请读者谅解。

■本期还登了两篇书评。鹭巢益美的〈评张戎分《鸿》〉和藤重典子的〈评李昂的《杀夫》——显示了多样性读法的可能性〉。这两部作品均于去年在日本出了翻译本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。特别是《鸿》，可以说93年日本最佳畅销书之一。《鸿》是否是历史证言？《杀夫》是否是女性文学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这些作品可以从几种角度来读，而这也就是作品之所以吸引广大读者的理由之一吧。

■本会报下期为第10期。编辑部正在考虑编纪念专刊的计划。欢迎会员、读者的投稿。

（栗）